

# 解決矛盾，闊步前進\*

— 《第三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第 109~118 页 —

怡朗新华学院院长 吳志超

敬獻給菲律賓華族傑出教育家和導師

為正義事業奮鬥終生的典範

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

鄭榮亮老師

(1934·12·6 ~ 2001·2·4)

\*\*\*



菲律賓華語文教育（下稱菲華教育）半個世紀以來所走過的歷程與同期菲華族群（下稱華族）在經濟和政治領域蒸蒸日上的局面形成了極強烈的反差。前者那種暮氣沉沉，步履維艱的龍鐘老態與華族與日俱增的政治活動和經濟舞台上充滿朝氣的形象很不相稱。這種矛盾的現象也確實迷惑著華族中不少人。似乎華族政治上越是認同於菲律賓政治實體，文化上越是融合於菲律賓主流文化體系，菲華教育事業便越是接近於消亡的

一天。因此，菲化是菲華教育的劊子手；融合是菲華教育的一種反動，這種思潮深深地釘在了許多華族群眾的思想裡。果真如他們想像的那樣，問題倒簡單，繼續走菲化和融合的道路（因為這是歷史不可阻擋之趨勢），把所有華校統統關閉。但問題並沒那麼簡單。走進九十年代末，已有一些率先進行教學改革的學校，在繼續沿著菲化和融合道路走下去的同時，華語文教學水平反而出現了逐步回升的跡象，這些華校的改革實踐雄辯地駁斥了普遍存在於人們思想裡把菲化說成是菲華教育衰落的原因這種錯誤觀點。然而，又是什麼原因導致今日菲華教育水平如此低落呢？今日菲華教育的矛盾關係又具體表現在哪裡呢？如今的菲華學校還存在哪些阻礙他們提高教學水平的问题呢？本文試圖從八個方面探討這些問題。

## 一、菲華文教育和菲華人民族意識的關係

菲華教育的性質、特徵和質量是華族意識和菲華文學校（下稱華校）的目標、方針政策相互滲透、相互制約的直接產物。華族意識和華校的辦學方向是菲華教育的生存或消亡、發展或衰落、壯大或萎縮的根本內在決定因素，是這兩個因素的既統一又矛盾的相互作用鋪開了菲華教育百年興衰史的畫卷。

華族（包括前期的華僑）意識是菲律賓政治、經濟、文化等綜合力量在華族群體中伸入、消化、融會在華族的頭腦裡的集中反映。華族這種反映客觀現實的思維體系必然是華校辦學方向的基础和依據。前者是推動菲華教育事業向前發展的主導力量。然而屬於意識型態範疇的華族意識必須借助於華校這個環節來對菲華教育施加影響。在兩者的辯證關係中，儘管華校的辦學方向始終處於從屬地位，但是兩者發生了衝突時，華校所起的反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由於華校跟不上形勢變遷的步伐而導致兩者的嚴重對立，也往往會使菲華教育的運作遭受破壞，使之蒙受挫折，甚至全線崩潰。

菲華教育百年史表明，華族意識和華校辦學原則和方向相一致時，菲華教育事業就能夠較順利地進行下去；兩者發生矛盾時，華文教育事業就會停滯不前或者走向反面。而只有在糾正了華校辦校方向的失誤，使之適應華族意識時，華文教育事業才能夠找回失落的青春活力，邁開步伐，繼續前進。

二十世紀前半葉見證了菲華教育事業從初創到顛峰的輝煌時期。這正好是大量第一代中國人移民僑居菲律賓的年代。“僅三十年代末，趁菲自治政府特許中國福建和廣東沿海一帶的華僑攜帶家眷，一律以難民身份來菲定居，既有大約二萬多人移民來菲。”<sup>1</sup>這個時候的華僑社會必然要深深地烙上“落葉歸根”的印記。與之相呼應的僑校辦學目標和方向也不是以建設菲律賓為己任，恰恰相反，當時的辦校“目標是要培養華僑第二代，使他們成為海外第二代的中國人，使他們對中國的‘歸屬’有所肯定”<sup>2</sup>。加上美國殖民當局的法律把包括保留華籍身份的華裔的中國僑民定位為外國人，客觀上加固了這種“寄人籬下”的心態，這就給作為中國國內教育體系在海外的延伸的僑校辦學方向準備了茁壯成長的肥沃土壤。那種“入學的目的不是學說華，而是提高閱讀和寫作水平，和中國孩子上學讀書基本上是一樣”<sup>3</sup>的景況，正好是這個時期僑校辦學的生動寫照。

但是歷史在前進，在國家要求獨立，民族要求解放的滾滾浪潮的衝擊下，華族意識和僑校辦學方向之間歷來存在的和諧關係也隨之開始受到威脅。僑校不受所在地政府管轄的這種本來就不是合理的現象終於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刻。一九四六年菲律賓宣告獨立和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這兩個事件的相繼發生，更搖撼了“僑民心態”的現實基礎。為即將發芽的“落地生根”意識的蔓延創造了前提條件。由於當時受到空前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壓力，獨立後的菲律賓共和國政府頒佈的一系列法律破壞了菲華族意識和僑校辦學方向的依存關係。另一放面是中國共產黨奪取大陸政權後，包括菲律賓在內的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對中國大陸所採取的嚴密封鎖政策，導致菲華僑民瞭解中國國內局勢的正常渠道幾乎被切斷，結果這

这个时候的华侨普遍做好了长期“侨居”的打算。迫於菲律宾政府法令的要求，英汉並重成了五十年代以後华校办学的主流思想。再则，中国大批移民从此的销声匿迹，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第一代华侨移民人数相对减少，人数不断增加的土生土长的华裔（包括保留中国籍的）逐渐融入了菲律宾的社会主流，客观形势的交织作用终於导致“落地生根”的观念逐步地代替了原来的“落叶归根”观念，形成了从此之後华族意识的主流思想。然而，另一方处於变动时代的华校办学方针卻並沒有跟进华族意识的变化而改变。两者之间的裂隙终於演化为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落後的华校办学方向与变化了的华族意识相排斥的恶劣形势必然会随着华族客观定位和观念的深刻变化而日趋严重。

统计数据显示，“九十年代的华裔学生不仅在理智上，而且在感情上都明显地倾向於自己的国家菲律宾，他们将定着於菲律宾。”<sup>4</sup> 其实，这种倾向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已初露端倪。当时这种倾向之所以不怎麼明朗，是因为它还处於萌芽阶段，只有等到几十年後这种意识的质变以清楚地摆在人们面前时，它才像晴天霹雳，震得整个华族个措手不及。

华族意识与华校办校原则和方向的矛盾已存在了四十年。在这种意义上讲，菲华教育相对於菲律宾国家的发展形势、相对於华族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需要已是落後了四十年。

华校办学原则落後局面的後果是菲华教育事业的严重衰落。

## 二、菲華教育和菲化的關係

早期的侨校从初创到一九四六年菲律宾宣告独立，行政上是不屬於美菲政府教育当局管辖的。美国统治时期对华侨採取放任自由政策同样适用於侨校。主导当时华侨意识的“不融合”思想与侨校不跟菲律宾教育体制存在瓜葛的局面极为吻合。总之，华侨教育是被视为中国侨民在菲律宾进行的专为中国在海外的公民服务的、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

众所周知，这种帶有浓厚“特权”性质的教育体系是不符合主权国家的立国原则的，是违背所在地民族政权实施其权益的规律的。这种不向菲政府立案、不需菲教育局批准的现象必然会被独立後的菲政府所责疑，乃至反对。因此，侨校何时被纳入菲教育体系之中去便是时间的问题了。一九五五年督察侨校协定的签署以及一九七三年颁佈的总统一七六号法令（即菲化法令）就是国家主权原则以法律形式把种种“特权”给予剥夺。督察法令把侨校行政上的“特权”取消掉。菲化法令走得更远，乾脆连“侨”的性质也不容许你存在。因此後者令侨界更深为震撼，大有掀倒菲华教育大厦之势。许多人担心水平已呈下降趋势的菲华教育会因菲化而使形势更加恶化。

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菲华教育四十年来事实，即在菲化之前的十五年，菲华教育水平已开始走下坡，六十年代中期，那种华校华生入学才会说闽南话的情况已非常普遍。只有在菲化法令实施後的二十五年这段时间內菲华教育才开始响起

警钟。七十年代中期，菲华教育水平的下降已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这充分说明早在一九七六年菲化法令全面实施之前，菲华教育已是“趋向式微”了。

实际上，侨校处在菲律宾教育体系之外这一现实，客观上造成了其定位的模糊性，这才是极不利於侨校长远的健康发展。作为外侨教育机构，侨校时时都要准备应付所在政府采取的不利於自身存在的政策法规。此外还要提防来自各方面的猜忌、排挤、甚至恶意诋毁。反观菲化法令颁布後的二十五年来，再也沒有仅针对华校的法令被颁布，这给华校作长期的规划创造了较稳定的外部条件。

侨校菲化之後，其定位才终於确立下来，这是菲化法令为菲华校立下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功绩。毋庸置疑，菲化法令给华校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因素，如规定英文课程的最低节数，其中挤掉了华语文授课的时间，华语文每日授课节数只及菲化前的一半。中学六年制改成四年制。然而，相对於华校定位的明确化，从此华校作为菲教育体系的有机部分而归属菲教育部管辖，从而与非华校享有同等法律地位和权力等积极因素，华校获得的利益要大於遭受的损失，菲化与其说是菲华教育事业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如说是菲华教育消除後顾之忧，能够作长远计议，大显身手的良好开端。

菲华校的菲化是一百年菲华教育史最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佔百分之一弱的华人少数民族为薪传自身文化而创建的“民族学校”获得了法律的保护。菲华族做为公民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法律的方式有了开办华校的权力。侨校备受责难，朝不保夕的惶恐心理，自菲化後也随之成为历史。侨校之终於能实现菲化，是几代热心侨民教育的华侨先辈用几十年的心血争取民族合理权益而努力奔波、与历届菲政府据理交涉的辉煌成果；是高瞻远瞩的华侨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菲华教育融入菲律宾教育体系的另一个积极结果就是加速了华校融入菲大社会主流的进程。客观上有了驱动华校办学原则适应目前时代华族意识的迫切需要。

反对菲化的理由归结起来只有一条：即华语文授课时间的缩短。但正如本文第一节所指出的，菲华教育日趋式微的根本原因是菲华意识和华校办学原则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是这种矛盾才时时威胁着菲华教育事业的生存。至於华文授课时间虽然缩短了，但还是保留了每天两个钟头之多。这比新加坡学生学习华文每星期三至五小时的时数还要多一倍。<sup>5</sup>

### 三、 僑校、華裔學校和華文學校的關係

华裔是华侨或菲籍华人在本地生育的子女。自五十年代，从中国移民来菲的人数已锐减。华族中的华裔人口比例因此逐年增加。直到六十年代初，侨校的华人学生基本上都由华裔组成，侨校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华裔学校。这是个历史的转变。

当时的华裔，由於大多是第一代华侨的子女，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仍保留着第一代华侨的某些特徵，最明显也是最关键的一项是他们一般闽南话说得很不错。但这些华裔又与华侨有本质上的区别；那种“侨居”心态，“回国养老”的观念对於他们就显得既陌生又不合实际。在这方面，他们倒跟今日的华裔在本质上

是相同的。无论是四十年前或今日的华裔，由於都生长在国外，对中国的认同感就远逊於父辈，他们对中国並沒有多少感性认识。从书本中学到有关中国的知识，显得既抽象又遥远。这些人在学校裡和社会上接触的菲律宾本土文化和美国文化並不少於中华文化。华裔学校英汉並重的办学原则使这些华裔成了多种文化的熔炉，这是他们与父辈本质上有所区别的现实基础。

华裔学校是华校的早期表现形式，这就决定了四十年前的华裔学校跟目前所谓的“菲化”的华校的本质是一致的；它们不同年代的教育对象都是菲化了的华裔。四十年来华裔融合於菲社会的深化过程，其形式是渐进的，而不是跳跃性的。华裔学校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华校的过程自然也不是跳跃性的，而是渐进的。两者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分界线，更沒有质变发生；它们最多只有“量”的差别。今日的华校的华语文教学水平比早期的华裔学校更为低落，是因为今日菲华族意识与四十年前的菲华族意识儘管有了很大的变移，但两个时期的华校办学目的及方向並沒有多大的改变。这样今日的华族意识和华校办学方向之间的矛盾比四十年前要激烈得多，华语文教学水平自然也要低得多。

因此，探讨侨校和华校之间的共同点与特点就不能以一九七六年菲化法令全面实施之後为界线。

菲律宾的菲化政策除了它是政府针对侨校颁佈的至今为止最为合理的一道法令外，它作为外在因素对华族认清华校在新历史时期应遵循的教学方向和原则更起到了催化的重要作用。使菲华族承认了华校的性质。从这种意义上讲，菲化法令若早在六十年代初就颁佈出来，对菲华教育将更为有利。

当然，事实证明，华族这种承认並沒有落实到菲华校的办学原则和具体的教学方法上去。菲化後的华裔学校，它的灵魂是华裔，它的軀体仍然是华侨。

#### 四、菲華教育和中國的關係

教育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菲华教育是为菲律宾经济建设服务的。菲华校，包括早期的侨校都是为菲律宾经济建设服务。一九七三年菲化法令仅是以法律形式确认了菲华校客观上都是菲律宾教育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而正式承认它曾为、並将继续为菲律宾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菲化後的华校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菲化法令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的问题，澄清了许多模糊不清的现实问题：

（一）它第一次承认华校与非华校同等的法律地位，从而也承认华校（即侨校）对菲律宾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二）它把华校纳入了菲律宾教育体系之中，明确了华校的社会和法律地位；

（三）它为加速华裔学校与华侨学校的彻底决裂创造了法律依据；

（四）它为菲华校教育工作者加强与中国同行的交流与合作，为把中国纳入学习华语文的主要动机之一，提供方便。

以上列举的四项中，第一项至为关键。菲华教育工作者无可避免地要与华语的母国发生学术上的交往。例如，华语第二语<sub>i</sub>教学法不就是菲华教育工作者自中国引进的吗？华校有了“公民”的地位，与中国同行进行的学术交流就可以依照菲律宾国内法及外交政策的规定，合法合理地进行；不必像侨校时代那样的谨小慎微，处处设防，冷不防被莫须有地扣顶红帽子。二十年来的事实证明，菲华教育工作者可以从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发掘无可限量的教学资源，加以借鉴，为自身的发展服务。中国几十年来对外汉语教学所取得的丰富经验是菲华教育工作者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目前华校的华语文教学跟教外国孩子学华语已经没什么多大差别，这已是个不争的事实。借鉴中国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是菲华校遵循正确的教学路线，对研讨并改革华侨学校的教学原则，无疑是一条捷径。

菲华校与中国的关系更主要的一点，即植根於中国二十年来经济的快速崛起，对外开放政策的纵深发展，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步伐的不断加快，必然带动华语成为世界通用语<sub>i</sub>之一。海外华语文必然也渐渐丧失其传统的狭隘的民族性，而大步迈向跨国界，跨民族的国际语<sub>i</sub>，学习华语文的动机将不再是单纯的民族感情，而将被实用性所取代。只要中国经济建设能继续长期地稳步发展，华语的国际性质必将进一步深化、巩固。菲华教育的民族性也将让位於国际性。它将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不再只限於作为研究一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手段，为更多的非华裔菲人所接受和学习。

因此，菲化的华校是这个时期最适当的实质；以交际而不是以弄通中华文化为目的的菲华教育是这个时期最合理的特性。中华文化要为学习华语文服务。

菲华教育的交际化、实用化、跨民族化的性质特徵是菲华族意识和华校采纳适当的办学原则所决定的。

这个时期的华族意识不同於华侨的民族意识，也不同於非华族的民族意识，更不同於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菲华族意识是中华文化、菲律宾本土文化和西方美式文化的融合体。这种跨文化的意识要求有一个相应的跨文化的菲华校办学原则与之相匹配，以带动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菲华教育走进二十一世纪。

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辉煌成就和菲化的华校是菲华教育走向跨民族、跨文化、走向实用化、交际化道路的两个必备条件。只要华校顺应时代的潮流，其前景一定无限光明。

为此，促进菲中关系健康发展也是华校办学的其中一个重要行动准则。菲中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会给菲华教育注入一份活力；反之，菲华教育亦必遭鱼池之殃。对于菲华教育工作者，关心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动态已不是凭个人好恶来决定的，而是一种道义上、学术上、职业上的需要，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目前华校办学原则与菲华教育走出低落状态的要求距离仍很远。应该说，办好华校的主要基础条件都已具备：华语第二语<sub>i</sub>理论已日臻成熟，以第二语<sub>i</sub>为编写原则的华语教科书也已编印成册；其他方面如教师、校舍、设备，尤其是教师很

多都已接受过第二语⋮教学原则和教法的培训，基本上都为进行交际化、实用化、跨民族化的教育实践准备了条件。

那麼是什麼力量在牽制着華校的前進脚步使之跟不上菲華族意識前進的步伐呢？是華校辦學的理念。這種落後於形勢發展的思想模式總結起來有四個表現形式；

- (一) 排斥閩南話教學。
- (二) 沿襲僑校時代測試方式。
- (三) 死守繁體字堡壘。
- (四) 堅持國語注音符號。

## 五、 華校普通話和閩南話教學的關係<sup>S</sup>

菲華語文教育的交际化、实用化及国际化的性质特徵决定着華校必須先走閩南語教學，後走普通話教學路線。這是國際上通用普通華，菲國內通用閩南話所決定的。只進行普通話教學或者重點學普通話，把閩南話放在可有可無的位置上，都不符合華族這一代學習華語文的特点。

到現在為止，絕大多數華校都擺脫不掉“普通華情結”。要麼，把閩南話當成陪襯，要麼，“一校兩制”，“好班”專用普通話教學，“差班”專用閩南話教學。但專用閩南話教學（普通話降在次要地位）的華校只在少數。這也說明了，目前華校嚴重違背了“即學即用”的語⋮學習的基本原則。

孩子要學會一種“外語”，語⋮環境固然重要，但興趣和需要才是最關鍵。而興趣又必須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華族家庭裡使用華語交談的幾乎全部是以閩南方⋮交際的，在學校裡絕大多數教師和學生也是使用閩南話交談，社會上見到的情況大抵也如此。菲律賓華教中心於一九九一年對馬尼拉華校學生進行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有百分之六十九的學生在家裡說閩南話，而說普通話的只有百分之四。語⋮是實踐性極強的一種技能，學了不用等於白學；學了即用，對語⋮的感性認識就會加深，對學習華語較容易豎立起信心和興趣。

採用普通話或閩南話，按我們目前華校的情況看，是絕不允許有半點隨意性的，先學什麼後學什麼，要按具體情況而定。

在菲華族目前的特定時代裡，對於初學者，理解和興趣比語⋮環境還要重要。有了興趣，語⋮環境倒是可以創立起來。學校就是個理想的語⋮環境。教學實踐表明，校園裡只要嚴格執行不准說地方話的政策，語⋮環境很快就能建立起來。

說到交際，這裡不僅僅只指口頭交際，同等重要的是書面交際。其實，書面交際能力是口頭交際要進一步發展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在華語語⋮環境異常薄弱的菲律賓社會，沒有書面交際能力的華裔畢業生口語交際水平不僅很難進一步提高，經過一段時間不用也必然會下降，甚至完全喪失口頭表達技能。

但是，從口頭交際到書面交際中間還需要經過一個質的飛躍，即掌握足夠數量的漢字。

闽南话第二语 i 教学是个长期的过程。绝不允许把它视为普通话教学的一种准备阶段。闽南话教学本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把课堂裡学会的技能迅速转化为现实的交际技能。教学实践告诉我们，课堂内外可以相补相成，结合得好，学生口语交际能力进步很快，学生学习华语的积极性也容易调动起来。这种“学—用—再学—再用”的学习模式更有助於消除学生学习华语的“恐惧”心理。

教学整个过程要求在闽南话口语教学进行的同时，也要着重对汉字读与写进行技能训练。为转入第二阶段，即阅读阶段，做好准备。

华校学生普遍沒有阅读能力，这是沒掌握、吸收和消化汉字的必然结果。“即学即忘”是学生学汉字的通病。在菲律宾几乎不存在华语书面交际的环境下，对汉字经常性、反覆不断、强制性地（即测验）要学生下功夫理解、消化、熟记汉字至关重要，也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汉字的掌握和积累是学习华语文最关键最重要的环节。它为学生踏入实质性的学习阶段，即“预习—课堂学习—複习”创立坚实的基础。根据华教中心和侨中合编的《华语课本》的编写法，经验表明，学完第四册之後，学生应可以从第五册第一课起进行课前预习，为训练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做好技术上的准备。

只有当学生有了一定的阅读根基，具体地说吧，到学完了《华语课本》（第十二册），即可进行系统的普通话口语训练。作法是从第一册学起，进行“发音—改写课文—发音”的渐进教学方法。由於对学过的课文内容已非常熟悉，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普通话教学必然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强调闽南话在华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不是因为我们对它特别有好感，而是因为这是华族意识的需要，是为了尊重菲华教育的发展规律，不是为了抛弃普通话；恰恰相反，这样做是为了让学生学好普通话，把普通话还原到其应有的位置上。是出於对普通话的重视，是为了不再让人们把普通话当成偶像，高高地摆在神坛上，供人膜拜，使它脱离菲华教育现实，使之僵化。

下面三个方面都已有无数菲华教育研究专家、学者做过大量精辟的评述，这裡不再赘述。本文只就华校办学原则在这三个方面显示出来的违反华族意识的几个要点加以说明。在这几个方面也充分反映了华校办学原则偏离菲华教学原则的倾向。

## 六、 繁體字在教學上的廣泛應用

华校的教学实践早就显示这样一种现象：在繁简两体並存的学校，学生一般都有喜欢写简体字的倾向和习惯。究其原因，道理也极单纯：简体字笔画少，易学、易写、易记。

东南亚一些国家由於受民国时代教育制度和传统的影响颇深，长期使用繁体字印版的教科书，至今仍普遍採用繁体字。甚至连菲律宾华教中心出版的《华语课

本》也多有顾虑，未敢大胆跳出旧框框；只是採取折衷作法，课文主体用繁体字排印，生词一揽才出现繁简对照，结果学生都普遍不愿繁体字，专捡简体字来写。

诚然，就汉字採用繁或简这个事实而论，它並不是菲华教育兴衰的决定因素。但坚持採用繁体自从根本上又是坚持落后的教学原则的心理反射。把汉字演变过程放在菲华教育发展史同一个平面上观察，这种墨守陈规的思维模式表露得更清楚。

从繁体到简体是中国文字五千年发展史，由甲骨文、金、篆、隶、楷等过程在近代史上迈出的又一大步。汉字演变的规律基本上是由难而易、由繁而简。而华族子弟学华语感觉最吃力不也是汉字的认与写吗？怎麼就不为孩子们着想，让他们学笔画少些的简体字？

菲华教育发展方向也跟汉字的沿革方向相一致。由繁而简，由难而易是两者的共性。简体字的创立符合汉字沿革的发展规律，採用简体字也符合菲华教育发展规律。

## 七、 國語注音府號

汉字书写的特点客观上需要一种注音工具来为单字表音。历史上先後出现过几种“注音”方案，如“直切法”、“反切”，以及现代的“国语注音符号”和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国际上採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国家、国际机构、高等学府佔绝对多数。包括耶鲁大学，几年前也抛弃自己的拼音系统，改用更为科学、实用的“汉语拼音方案”。甚至连台湾今年开始把一些人名地名也改用“汉语拼音方案”表音。蔡仲达先生在《国语注音符号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比较》一文中指出衡量工具优劣的三个标准：（一）学习的难易；（二）应用的方便；（三）标音的准确。该文列举了大量的事例证明“汉语拼音方案”在三个方面都优於“国语注音符号”。

华校不顾客观事实，死死抱着“国语注音符号”不放，从一个侧面又表现了教学方法的落后性。

## 八、 測試模式

目前华校测试方式依然重在笔试，忽视口试。而笔试的形式又只限於註解、填充、问答题。其实质自然是死记硬背。

口试与笔试的关系应当放在口语交际和书面交际训练的平面上加以考虑。有一点应当记住，笔试的形式和题目应该符合交际性、实用性的标准。背念必须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它是为提高书面交际技能而设计的考试形式。笔试是口试的延伸，也是口试更进一步发展的起点。

目前华校的测试模式是“笔试—笔试”，而不是“口试—笔试—口试”。这又不能不说是华校教学原则与华族意识的矛盾的一种表现，是阻碍华校完成其历

史神圣使命的消极因素。华校办学的方向何等地偏离华族意识的内核和菲华教育的需要，在这方面也表露无遗。

## 結語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华族仍会继续沿着菲化、融合的轨迹走下去。中国对外开放後，有一批新移民融入於菲华族。他们有限的人数绝不可能在能预期的将来改变华族融入菲主流社会的趋势。华族意识的动向是研究菲华教育工作者和戰鬥在教育战线前沿的华语文教师所要密切关注的现象。

华族意识和菲华校办学的目的和方向之间的关係是决定菲华教育事业兴衰的最主要因素。改变了的菲华族意识迫切要求华校办学方向也跟着变化。菲华校现在仍在採用的普通话教学（即排斥闽南话）必然与菲华教育的实质，即交际性、实用性和跨民族性相抵触。处理繁体字与简体字、注音符号和拼音方案、测试模式的改革是华校办学方向前进或後退的试金石。正确处理“闽南话教学—阅读—普通话教学”的阶段性的关係，通过“口试—笔试—口试”的规律，全面发挥交际性的特点是菲华学校在今後几年裡必须处理的问题。

有人在担心，菲律宾华语文教学将会成为历史的陈迹。我们的回答是：不，我们已找到了菲华教育落後的根本原因，我们不是凭感情，我们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和能力解决存在於菲华教育的矛盾，把菲华教育全面帶进更为辉煌的二十一世纪。

完稿於怡朗华商中学丽日诗歌分校  
1999年12月

\*\*\*

\* 作者根据本文的基本思想于1999年12月18日在第三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上作专题发言

<sup>1</sup> 鲍事天：《华校的过去与今后的展望》

<sup>2</sup> 汪土星：《华文学校今昔》

<sup>3</sup> 杨石泉：《华语教学的发展趋势》

<sup>4</sup> 廖春阳：《菲律宾华人华生文化背景与认同意积的调查》

<sup>5</sup> 洪孟珠：《语文测试应注意的几件事》

<sup>8</sup> 作者主管的怡朗新华学院今年（二〇〇六年）开始由闽南话教学逐步转化为以普通话教学为主。